

尼采文集



Morgenröte

Morgenröte

曙光

Morgenröte

〔德国〕尼采 著 田立年 译
漓江出版社

尼采文集
李永平 主编

00125803

曙光

(德国) 尼采 著
田立年 译

漓江出版社

B516.47
10



北航 C0544254

Morgenröt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曙光/(德)尼采著;田立年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
(尼采文集)

ISBN 7-5407-000052

I. 曙… II. ①尼…②田… III. 尼采, F.W. (1844~
1900) — 哲学 IV. 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4638 号

曙 光

[德]尼 采 著

田立年 译

*

漓江出版社 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 发行

广西地质印刷厂 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25 插页 3 字数 272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6 001—14 000 册

ISBN 7-5407-2504-4/I·1510

定价: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 代序 ○

尼采，一位应该被超越的伟人

莫雅平

面对一座万仞高山，我们常常会有说不出多少话来的感觉。同样，面对德国近代哲学家、诗人尼采(Nietzsche, Fredrich Wilhelm, 1844—1900)，我们也有类似的感觉。这个尼采，他曾宣告：“上帝死了！”使西方世界大为震撼。这个尼采，他大讲“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真正理解他的却只是极少数人——他终其一生都与孤独为伴，像很多不幸的天才一样。曾深受尼采影响或对他极为推崇的，既有弗洛伊德、萨特、加缪、海德格尔、萧伯纳、梁启超、鲁迅等文化巨擘，也有希特勒等反面巨人——希特勒曾亲自拜谒过尼采之墓，并曾把《尼采全集》当作寿礼送给另一位大独裁者墨索里尼。

尼采学说的复杂性，尤其是二战时纳粹分子对其学说某些部分的肆意曲解和利用，一度使尼采几乎成了“恶魔”。然而，尘埃落定，今天我们终于逐步对尼采有了一个更公正的认识。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通过网上投票选举“千年十大思想家”，尼采的

名字便赫然在榜，同时入选的还有马克思、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等。尼采无疑是一位伟人，一位值得我们带着批判精神去学习研究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伟人，一位有待也应该被后人超越的伟人。

尼采其人，首先值得我们研习的是他作为一个真正的思想者的永远具有人性光辉的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在精神寄生虫们依附于苏格拉底等古代大师的十九世纪，尼采却对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学说表示异议，这当然是需要超群的勇气的。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的西方世界，尼采发现基督教约束了人性，腐蚀了人心，因此他进行“价值重估”，不仅对基督教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斥之为“最要命、最蛊惑人心的谎言”，而且还发出惊天动地之语：“上帝死了！”无疑这需要更加非凡的勇气，因为这样做在中世纪意味着上火刑架，即使在相对更开明的十九世纪，也会为千夫所指！

如今的世界，各种理论风行，偶像崇拜已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必需，甚至连邪教都能一呼百应——现代社会的症结，就在于物质的发达已使很多人因智性活动的减少或因思想程式化而逐渐失去了个人的思考力、判断力，失去了个人的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今天，我们真应该听听尼采一百多年前是怎么说的：“神是一种假想，但我希望你们的假想别超过你们创造意志的范围。”单从对人类的精神奴性的批判来看，尼采就无愧于伟人的称号。

尼采的学说，精华与糟粕并存，他的“超人哲学”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权力意志”便是如此。尼采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他崇拜英雄，呼唤强有力的超人出世，认为普通人是粗制滥造的产品，主张由“高等人”统治世界。在个性受到压抑甚至被泯灭的时代，读尼采

是极有意义的，因为他极大地张扬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假如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能自励自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就会得到充分的发展。其实即使是在没有人性压迫的时代，读尼采也同样有意义，因为改良人口素质始终是人类进步所必需的。

尼采的“超人哲学”作为一种英雄主义学说，无疑有其颇为可取的一面。几乎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英雄，因为在知识、智慧和胆略起决定作用的特殊时空下，一个英雄或杰出人物常常胜过千军万马。但是，尼采的英雄主义又是极端的、偏狭的。因为与英雄生活在同一天空下的绝大多数人毕竟是普通人，这是永远无法改变的——没有普通人的衬托，哪里还有“英雄”之说呢？如果英雄与普通人不共戴天，像尼采主张的那样要向庶民开战，天下必定大乱，英雄也难以继续当英雄。英雄人物善待普通人，这种仁慈即使是出于被迫，也是英雄得以长期自保所必需的。在有奴役的地方，谁都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由。不知尼采是否想到过这一点。尼采说：人应该生活在山顶。假如“超人”或“高等人”是人类之山的山峰，而山峰要摒弃它赖以耸入云天的山体，这不是很可笑吗？

“超人哲学”导致了尼采对贵族政治的极力推崇，这就决定了尼采的反民主倾向。这与历史大潮显然是背逆的。尼采主张由“高等人”统治世界，希望建立“一个以最严酷的自我训练为基础的庞大的新贵族社会，在那里有哲学思想的强权人物和有艺术才能的专制君主的意志要给千秋万代打下印记”。这作为一种个人信念和主张，本来也无妨。遗憾的是，它被希特勒等进行了别有用心的利用（纳粹鼓吹日耳曼民族为最有资格统治世界的优等民族，其实尼采并不过分赞美德国和日耳曼民族），结果给世界造成了空前的灾

难。这罪，当然不在尼采，因为尼采只是一个思想者。（只有黑暗专制的社会才把与众不同的思想者作为异端予以排斥和迫害。）

从尼采的“消灭千百万个粗制滥造者以塑造未来的人”的主张看，尼采是缺乏宽容精神的。这或许与他对基督教的“博爱”与“同情”的教义颇为反感有关。他认为真诚、主动的博爱是不可能的，那不过是恐惧的结果、被动的产物：我害怕他人会伤害我，所以我使他确信我是爱他的。假使我坚强一些、大胆一些，我就会公然表示我对他当然的轻蔑。诚然，尼采此说并不是毫无道理，因为毫无条件的爱的确是难以想象的——即使只是为了获得内心的安慰而行善，其中也有利己的一面，更何况基督教许诺了那么大的一个天堂！然而，尼采主张消灭弱者和劣者，未免过于偏激，谁能在所有方面超过别的人呢？假如人与人的关系只能以敌意为基础，有几个人还愿活在这世界上呢？中国古代政治强人、诗人曹操有诗云：“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样一种植根于孔孟“仁爱”理想的理想性情怀，尼采这位苦坐书斋的教授、诗人恐怕是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尼采的学说具有浓厚的“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色彩。尼采是冷酷的。

尼采对爱与同情持否定态度，这最典型地体现在他对女人的态度上。他向来对女人颇多微词。他说：“男人应当训练来战斗，女人应当训练来供战士娱乐。其余一概是愚蠢。”他在作品中借老姬之口说：“你去女人那里吗？别忘了你的鞭子！”他是把女人当作劣者和弱者来鄙弃的。不知他对抚育他的母亲持何态度。在他眼中，女人不强也不美。他说：“有什么比赖凶猛而发出光辉的老虎更美的呢？”他崇尚的是强力的美。有意思的是，他视爱为恐惧的产物，

以强悍为美，然而罗素却认为尼采对女人的态度折射出了他自身的某种虚弱——尼采终生未娶，有人怀疑他患有厌女症或恐女症。在现实的女人面前，尼采或多或少有弱的一面，尽管他在精神领域完全凌驾在她们之上。古希腊神庙有箴言曰：“认识你自己。”看来这句话对尼采也同样适用。

尼采的著作里颇多惊世骇俗之语，因而恶之者斥之为“狂人”。设身处地想想，我们真的应该谅解他的偏激之处。他自幼身体多病，35岁时已不得不因病退职，44岁时精神失常，此后大部分时间在精神病院度过，并且至死不愈。他是一个不幸的病人，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计较一个病人的偏激呢？相反，我们倒是完全应该对尼采表示充分的敬意。一个病人居然有那么强的生命力、那么可贵的独立人格和那么无畏的批判精神，居然能写出那么多富于独特见解的著作并对同时代及后世的人们产生振聋发聩的深远影响，这难道不是一个生命的奇迹吗？难道不值得我们肃然起敬吗？

尼采在哲学、美学、诗歌等众多领域都有独特建树。近一百年过去了，时间已证明尼采是一位伟人。同时，尼采本人和他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又决定了尼采是一位有待也应该被超越的伟人。尼采说：“人是一种应该被超越的东西。”同样，尼采也是应该被超越的，虽然造就一个尼采这种级别的横空出世的人物，光靠个人的努力显然不够，还需要时代的合作。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说：“你们尊敬我，可你们尊敬的人某一天倒下了那又将如何呢？当心啊，别让一根雕像柱把你们压死！”假若有人能在某方面超越尼采，推崇强者的尼采如在地下有知，料想是会感到高兴的。

超越前辈伟人是历史对后人的要求，不然人类还有什么进步

的希望?而超越的前提是认识,是批判性的扬弃,对尼采也是如此。彻底地探索 and 了解尼采的整个体系,无疑是有关学者的重任。但即使是彻底了解了尼采,也仍然是不够的。前不久有朋友极力推崇国内学界一名人,赞其率先向国人引进了国外多种热门理论。我问朋友那位仁兄是否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思想体系,因为那更令我感兴趣。朋友说:“你的要求太高了。”在如今的文化界,号称“学富五车”之士不少,而真正具有自己独特独立见解和思想开创性的人却太少了。要想在某种意义上超越尼采等前辈大师,我们多么需要真正的思想者,多么需要尼采向我们昭示的思想者的独立精神、批判精神和开创精神啊!这三种精神对我们来说,甚至比尼采的学说本身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意味着“自由”!

当然,对一般读者而言,读一两本尼采著作,能够对尼采的思想作有益于自己的人生的理解,也就够了。比如说,简单一点,认定尼采的“超人哲学”就是说“人应该自强不息”,然后在人生旅程中实践它,这样也就没有白读尼采了。吸其精华,为我所用,何在乎是否不求甚解!有时候,读书而不求甚解,也是一种乐趣,甚至是一种境界。不是吗?

凌晨三点五分完稿于桂林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译者前言

在这部著作中,像在其他许多著作中一样,尼采激烈地批评了我们时代的道德思想和道德状况,称之为“道德的偏见”。他的许多观点在今天仍然是富有教益的,因为很遗憾,这些偏见似乎并没有因为尼采的批判而在整体上发生过什么变化,它们仍然是大多数人所信守的“正见”。例如,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目中,爱别人就意味着替别人考虑和做对别人有用的事;反过来说,只要我们为别人打算和做对别人有用的事,或者更确切地说,以为做对别人有用的事,我们就是在爱别人和有道德了。按照这种观点,爱似乎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如果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爱别人,那只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这样做罢了,而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因此,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爱别人的道德呼唤,到处都可以听到“多一份爱心,多一份理解”和“让世界充满爱”的陈词滥调。人们相信,只要每个人都更多一些爱心,更为其他人考虑一些,我们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针对这种观点,尼采指出,首先,爱是一种能力,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这种能力的;机械的传染病一样的社会模仿的爱只能是一种假爱。他说:“在我们的爱能够被人感觉为爱之前,我们必须能够对自己诚实和非常了解自己。”确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许许多多这类假爱在被爱者面前很快就露出了真相,如一个单相思者对于一个美丽女人的殷勤和爱,其实只是一种占有的欲望;许多父母对于子女的爱,其实只是对于他们的没有自我和生存恐慌的逃避,或者是为了在梦想中实现他们自己的生活所

未能实现的理想；一个卑贱的人对于一个权势显赫的人的爱，完全是一种可笑的自作多情。女人、孩子和大人老爷们对这类爱不感兴趣和不屑一顾是完全正当的。人们以为只要他们不爱自己，只要他们为别人做事，他们就是在爱别人了，他们就算是一个堂堂正正的道德存在了，这完全是一种梦想，是在存在问题上撒赖；其次，尼采指出，这种道德的目的与其说是爱别人，不如说是折磨别人，特别是折磨那些不肯在这种庸俗道德面前低头的“不爱的”强健的个人，使所有人都患上存在的软骨病，只能互相依赖和纠缠在一起，从而使生活变得更安全和更少危险。“人们希望在只存在大公司及其成员的情况下，更廉价、更安全、更平等和更一致地安排生活。任何以不管什么方式与这种建立公司——成员关系冲动及其附属冲动合拍的事物就被人们感觉为善的，这就是我们时代的道德潜流：个人同情感与社会感携手并进。”“怀着磨平生活中的所有棱角这一宏伟的愿望，我们正在使用最有效的手段把人类变成一堆沙子。沙子！小小的，圆圆的，软软的，一眼望不到边的沙子！”第三，所谓“普遍的爱”实际上存在着一种逻辑困难，其充分实现只能使人类处于一种可笑的境地。尼采指出，假如一位诗人描述一个实现了普遍的爱的乌托邦，他肯定会描绘出一幅痛苦和可笑的景象，“类似这样的景象地上的人还从来没有见过：由于一种无限制的冲动，这种冲动那时已经像从前的自私一样倍受人们的痛恨和咒骂，每一个人都不像现在这样，只为一个情人所崇拜、纠缠和需要，而是同时为千百个，实际上也就是每一个其他的情人所崇拜、纠缠和需要；这样一个世界的诗人——如果他们那时还有时间可以写诗的话——惟一的梦想就是那幸福的没有爱的过去，就是那神圣的自私，就是世界上的人们如何曾经可以不被理睬，不受打扰，不被人爱，被人憎恨，被人唾弃，以及其他所有可以用来描述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充满了低级趣味的动物世界的东西。”君子国的因

让而争与小人国的生存竞争一样痛苦,并且极为荒唐。

在尼采看来,道德概念和道德思想完全是不必要的和有害的。道德的起源是不道德,“使人们服从道德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奴性、虚荣、自私、阴郁的热情、听天由命或孤注一掷,服从道德,恰如服从一位君王,本身并无道德可言。”道德的目的是邪恶的,在于折磨别人:“请看这位已经变得谦卑和无比谦卑的先生,正在四处寻找那些他长久以来就渴望用他的谦卑来加以折磨的同伴!他很快就会找到他们的。再看另一位先生,他仁慈地对待动物,并因此受到人们的赞扬——然而他却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他的残酷发泄到某些人的头上!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一种预期的欢乐使他在成为伟大之前绝不会罢手不干,他仿佛看到了他的那些猎物的羡慕的神情——在他的伟大后面,是多少其他灵魂的痛苦和辛酸。”道德的结果是有害的,它给世界增加了数不清的不必要的灾难和痛苦,它使我们的目光昏暗,使我们的心情沉重,使我们的灵巧的双手和矫健的双足不能发挥作用。“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由于被人——确实也被他们自己——目为坏蛋和害群之马,那些出类拔萃的和充满创造力量的不可多得的人才所忍受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在习俗道德的统治下,每一种创造性都不得不背负起良心的十字架;因此,直到目前这个时刻为止,最优秀的人一直生活在一片本来不应该那么暗淡的天空下。”因此,尼采呼吁把道德这株毒害世界的最大毒草连根拔掉;虽然他还不能准确地说出那将能代替道德的将是什么,但他确信,这样的一天最终是会到来的。

但是,如果我们因为尼采反对道德的言论而认定他是一个不道德和不严肃的人,看不到他对道德的否定所表达的与其说是不道德不如说是一种更高的道德,和他对于肉体、感性和本能的强调乃是一种绝对精神性的强调,与现代社会的因为没有精神而肉欲

横流的所谓生命的快乐和激情毫无共同之处,那我们就完全错了,而尼采在我们的心目中也必定只能呈现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二流形象,这种形象与尼采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如他对于海德格尔和整个现代思想的影响)是不相称的。非常不幸的是,尤其在中国,人们通常表达的却正是对于尼采的这种完全错误的理解。然而,事实上,尼采本人在激烈地批评道德的同时,早已清楚地说明了他的工作的整体上的道德性质和严肃到悲观程度的色彩。对于他自己的激烈批判,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他这样写道:“你想与你的激情分道扬镳吗?请吧,但请不要带着对它的仇恨!否则,你就会发现自己又有一种新的激情附体。”作为一个敏锐的心理批评家,尼采也许比任何研究者都更了解自己。他说:“道德信仰在本书中失去了位置,但其理由不是别的,恰恰就是道德本身!如果不是道德本身,我们又该如何称呼那种策动我们的慨然之气呢?……无可怀疑的是,一种‘汝应’的声音同样在我们的心中响起,一道严厉的道德星光同样在我们的头上闪烁——此乃道德的最后的可见光,它仍然照耀着我们的最后的道路,因而至少就此言之,我们仍然是道德性的。我们仍然是道德性的,因为我们不想与任何陈腐、过时的东西为伍,不想与任何‘信仰扫地’的东西为伍,无论这些东西被冠以怎样堂而皇之的名字:上帝、美德、真理、正义、博爱;因为我们拒绝通过谎言的桥梁回到古老的理想;因为我们与一切企图把我们拉下水的东西势不两立;与当代世界上流行的各种各样的信仰和基督性势不两立;与所有浪漫主义和祖国崇拜的杂种势不两立;也与那些聒噪不休,要求我们作为艺术家在我们已经不再相信的那些事物面前顶礼膜拜的艺术家的醉生梦死和丧尽天良势不两立;总之,与所有永远在‘提高’我们因而也是永远在‘降低’我们的欧洲女人主义(或者说唯心主义,如果你愿意这样称呼它的话)势不两立。正是作为这种道德性的人,我们这些现代非道德论者和

无神论者才会觉得自己仍然与长达千年的德意志正直和虔诚联系在一起,即使是作为它的最成问题的和不可救药的后代;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实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它的最内在意志的执行人——这种意志,如我们前面所说,是一种悲观的意志,它无畏地否定自己,因为否定就是它的欢乐!在我们的手中完成了——用一句时髦的话说——道德的自我升华。”他用来谈论康德的道德中心主义的话也完全适用于他自己——很可能,当他谈论康德时,他也是在有意识地谈论他自己——道德毒蜘蛛卢梭的形象同样盘踞在他的心头,道德狂热主义的观念同样使他坐立不安,区别仅仅在于,道德狂热主义使康德否定的是理性,而他则更进一步,否定了道德本身,并认为自己因此迈出了德国道德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最后一步。

从这个角度看,尼采不失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形象,他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付出了很多很多:才华、幸福、安宁直至自己的生命。看到他的偏执,看到他的狂想,看到他的自我否定、自相矛盾和神经不正常,我们不能不感到一种支配着他,使他不得不否定自己、败坏自己,把自己的生活压挤到一条窄得不能再窄的道路上的巨大力量,我们不能不想起一千多年前的那位衣衫褴褛、出没于旷野、穷人、妓女、麻风病人之间、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子的形象。克尔凯郭尔说,许多基督徒在宣扬耶稣所走的狭窄的道路,但他们自己却走在一条宽阔的大路上,然而,我们却不能用这样的话来说尼采。尼采并没有宣扬基督,他甚至反对基督,对基督颇为不敬,但他确实走在一条同样狭窄的道路上。如果说基督并不仅仅是一些口头教导,而就是“真理、道路和生命”的话,那么,谁离基督更近似乎是很显然的。当一个人跑来对我们宣布“上帝死了”,我们是否应该问一下,他是谁?他怎么知道上帝死了?这难道不正意味着,他是从上帝那里下来的吗?并且,假如上帝确实死了,我们怎样才

算是爱上帝呢,是无视这一事实,仍然假装他没有死,因而是把他变成一尊偶像算是爱上帝,还是接受这一事实,承担这一事实才算是爱上帝呢?本书的语言是尖利的,思想是狂乱的,观点常常是矛盾的和不连贯的,尼采在这些极端的矛盾中不能调和就像一个走在绝壁小径上的人没有转身的余地一样。例如,他彻底否定道德,但同时又承认,他对于道德的否定也仍然是一种道德,一种否定道德的道德;他一方面致力于探讨“谱系”和根源,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对于事物的起源的洞见越多,这些事物呈现给我们的意义也就越少;他既反对对于其他人的同情,鼓吹斯多葛式的镇定和不动情,同时又指出,我们以不爱其他人而开始,以知道自己不可爱而结束;他既看到了爱情在人们认识中的蒙蔽作用,指出爱恋中的人都像盗窃和窝赃的老手,接受的东西远远多于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同时又像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一样问道:“你是否以为,由于你今天冷淡有如冬日里的一个明亮的早晨,心中没有一丝热气和温情,你的眼睛就像一尘不染的明镜了吗?要想公正地看待事物、热情和温情难道不是必不可少的吗?热情和温情难道不就是看本身吗?难道我们能够以我们与人沟通不同的方式与物沟通吗?”总之,这是一个不幸的人的作品。在本书中,存在以其全部深度无装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阅读本书是不舒服的,决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它实际上是现代人的精神自传,充满了苦难、躁动、希望、失败和挣扎。谁想在本书中寻找生活的装饰、安慰和消遣,谁就不要阅读本书吧。

本书在翻译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李永平、吴伯凡的帮助,在法文和拉丁文句子的翻译方面得到了程晓燕的帮助,部分译文参考了周国平的译文,在此一并致谢。

田立年

前 言^①

1

在本书中,你将看到一个工作在地下的人,一个挖掘、开采和探索地下世界的人。如果你有一双足以洞察这项作业的眼睛,你就会看到,他谨慎、不动声色和不可动摇地向前推进,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苦恼的迹象,而这种苦恼本来是任何长期见不到天空和阳光的人所不可避免的。你甚至可以说,他不无愉快地工作于地下的深处。这是否意味着,也许有什么信念支持了他,有什么慰藉补偿了他?仿佛他要的就是这种长期的黑暗,就是不可思议、不为人知和难以理解,因为他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他自己的白天、他自己的拯救,他自己的曙光?……他将返回到人间,这是没有疑问的:不要问他在那遥远的地下寻找的是什麼,一俟他“重新变成一个人”,这位似乎喑哑无声的居民就会开口讲述他自己。谁要是和他一样,像只鼯鼠似的在地下孤独地生活了这么长时间,谁就会完全不知道什么叫保持沉默——

① 本书初版于1881年,前言为1886年再版时所加,故下面有“这篇本来也许会变成一篇谏词的迟到的前言”云云。

2

确实,我的耐心的朋友,在这篇本来也许会变成一篇诔词的迟到的前言中,我现在就要对你讲述我的地下经历:因为我已经回到人间,而且是——不管你相信与否——安然无恙地回来了。但是,我绝不打算把你引入这种危险的作业,哪怕是仅仅引入同样的孤独,因为一个如此行进在他自己的道路上的人只能形单影只,否则就无所谓“行进在他自己的道路上”了。不能指望有谁会来帮助他,所有迎面而来的危险、灾难、迫害和反常天气都是为他一个人准备的。他的道路是**他一个人的**;他对于这种形单影只的痛苦和挥之不去的烦恼当然也是他一个人的,例如,即使他的朋友也不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或他是否在前进,以至他们经常问自己:“什么?他真的是在前进吗?难道他还有什么道路可以前进吗?”——就在这时,我的所作所为却是不同寻常的:我下降到大地的深处,掘进到事物的根基;我开展了一项调查并且发掘了一种古老的**信仰**,两千年来,我们哲学家已经习惯于在这种信仰上筑巢,甚至当迄今为止矗立于其上的每一座建筑都倒掉之后仍然不肯罢手,仿佛它就是一切基础中的基础,磐石中的磐石:我开始捣毁我们**对于道德的信仰**。怎么,你不理解我?——

3

善与恶是迄今为止最未受到充分探讨的题目:这是一个让人提心吊胆的题目。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良心、名誉、地狱,有时甚至还有警察,都与费厄泼赖不能相容。在道德面前,正如在任何权威面前,人是不**允许**思考的,更不用说允许批评了:他在此所能做的